

主 編 卞 甫

副主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二二

綫裝書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予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嘉裴中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王綬董璿林岳洎余季子羽出甲第坊迤邐北趨四五里地勢隱然而隆岡連嶺屬實萬歲山麓之旁殺者置關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也予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颼颼雲氣行空中類方騎而驅乍疏乍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懼其將雨倏排而去之萬里無滓端倪呈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蓋其地即春秋之徐渚漢為鍾離隋置濠州逮

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一柱孤撐上為司曆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為臨淮崇墉峨峨車馬旁

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荆山與塗山對峙天外志稱山產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玉坑尚存荆山之南則為魯山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于

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

聖人為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蓋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豪傑起淮泗間如玉霸之輔漢魯肅之相吳固不足方今日之盛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焉牛馬徧野禾黍紛敷偉哉天下之壯觀矣又行山北二里許過雙井黃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鳳陽者五年聞余至遂延於退休之所地閒寂無市聲少焉設芳醴薦嘉肴眾亦懽然而留更起步爵劇飲無筭遂至大醉而罷乃循果山歸路尤峻絕恠石虎距雜樹蔥蒨於是列坐石上者久之惟綬臥不能起膳奴掖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去年

春分教

中都生未嘗一日舍所事而出游或出游輒以風雨止令幸償其願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客主之歡使忘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蓋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規重遊於異日歟衆曰唯越翼日詩既成什余為之序且錄寄雙井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園楊溪居第之東偏垣而環之鑿方池廣一畝錯置巨石相為經緯類十洲三島之狀而奇峰峯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宮疑有雲氣昏旦上升焉觀者以為成於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構堂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為亭風櫺月檻尤極宏麗老檜參天脩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左行百武又為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游觀而憩者小亭之西

五十武亦如之中關塗屬于北垣有軒在萬竹間曰綠陰軒之下溝以通衆水之來鏘鏘有聲曰流月其西軒曰樂琴書合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瀚海中周四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飛樓涌閣皆金銀氣有琅玕之產紅鱗白鳳所集中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不同而外旋太澤中伉平野彷彿其一曲已戶者謹扃鑰非壯人碩士鮮克造是且不遠二百里招徠余誨其子麟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本花爛熳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圓魄中天微雲盡歛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驩而罷恍然出埃壒而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携李回思其所猶歷歷在目每稱東南之雄於貲者非一而能有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余起為國子助教越二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沂淮遇麟於道從而訊之則文博已沒且

徙家臨淮之東屯而圃復湮為荒烟野草矣為之潸然涕下後
數訪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年固不得守丘墓為戚近築室平
岡之下獨與母居藝其地有秀可擷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
異昔之滄洲一曲故揭舊名於楮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
者必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為
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為滄洲則
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變苟會於心齊之為一致孰
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
不啻也麟方辱於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幾乎
達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記之且寓感今思昔之意凡廢興之跡
尚有徵於斯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直五千雖出於越者不能與

之角蓋昆侖磅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狂走爭觀其美不足稱
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
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視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
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洛陽風土所尚不知者非其昧高下之
辯所謂黜西子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既而思之葵猶傾陽
人有君而可忘哉唐杜甫落落不偶間關兵馬之間至奉先所
述引葵自況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融一時者何可勝
數祿山破關中忍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之傾陽抑何甚
邪嗚呼物有不可棄之性所以異於物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
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可貴寔天下古今之同病非獨
葵也可不重有所感乎吳門儒者金德璉氏讀書之所左右種
葵百本不雜衆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為記故論之如
此雖然余與德璉同為國子助教五年託於

清光之下尤為葵之幸者視杜甫徒懷耿耿而不自於世以終
蓋相萬也尚益厲其如葵者毋慕彼區區以色悅人為妖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君錫山之居第而願其堂曰
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

中都為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為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
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既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
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士而
遠近以為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
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址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纔十一父子
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為慶者三也嘗
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既祭而燕之
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慶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

與豈果在於鐘鼓之奏歟蓋自足於內而發於外者也較茲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既沒兄弟之友愛尤篤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為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二雖今起為侍從官高居馬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於冥冥已故邑中為之歌曰積之既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龐眉讀書有子亦既先登如稼而穫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聞于疆肉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懽吹塤吹篴如春之和鄉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繇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迨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其事并錄其詩為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游息之所也。德麟蚤歲負奇氣，以與時義牙遂去，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余為記。辭弗獲，乃復之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洩，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為觀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于源江，出于岷河，出于崑崙，漾出于嶓冢，濟出于王屋，淮出于桐柏，其本既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日益月高，浩浩汭汭，破山走海，孰得而禦之？苟為無繼，惡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若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

其大經大本此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宋之文
雖盛而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如河者茫然未睹所睹者
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此邪姑
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汨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
流亂於術數軋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絕之而明是不可不致
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齷膠膠擾擾之中沉溺以沒身者
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
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充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
波瀾百態夸耀於世為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為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遠氏世居奉化之黃甘里地勢斗絕四山環拱而
南屏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
合流至長溪折而入于鄞江又有日峰峙其左剡水紆其右蓋

四明形勝之一濬遠又據其勝焉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教授至濬遠克世其學蚤受知中朝士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憂家居而代草勢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宜晚日肆意圖書而不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濬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風波之險阻冰雪之慘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銳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榮於前者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嘯傲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既

耄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於利祿顛仆不止之徒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之所宜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構李南五十里為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堂若干楹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易周公伯溫以大篆體為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余初余主顯道嘗愛幽湖之奇勝蓋脉絡自南湖來洄而為沱旋而為渦至是左右回抱青停黛蓄尤形勝之所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為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王睢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

子擊榜歌呼景之會于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
非一飛樓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
無窮之趣焉時方縻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分教

中都者三年汨沒埃壘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
想於二千里外今為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為雋李人其始
祖某宋文林郎侍郎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為進義縣尉轉嘉
興縣錄事司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逮顯道
已四世矣今一境既剝於兵此堂復葺而新之挹空翠於几席
之間來清飈於嘯歌之頃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
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醫得九鍼補隅法於金華王瑞
菴寔出竇文貞公之傳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

人賴以全者甚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華亭吳盟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莊亦五十餘因顏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車之語也介甫松江通守謝伯禮來謁余為記嘗論樂之為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恆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千百而十一耳然則珠玉不足以為侈聲伎不足以為悅輿馬不足以為盛惟幸父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為小吾之所樂出於天為大乎盟之得此蓋一門所積既厚故多壽考而無疾病夭傷之患又處斗絕不爭之地雖海內連兵累年亦免於

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享人之所不能享邪殆非偶然而已自今以往奉脩黷於朝暮相倡和以為驩笑起春臺之熙熙也嗚呼夢我常棣之詩極推天倫之所當重反復讀之特病瑩然孑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奈何禮衰事親忍於骨肉者常接跡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盟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惡可以無言乎初盟之父原甫後天台李東臯先生游莊復受經於同里錢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產雖終及中人而聲譽籍籍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致於外物固賢於衆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仲不愧俯不忤為君子之當自盡者苟不至乎不愧不忤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能樂其所樂也尚勗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脩之所也蘊德嘗受詩書可立先